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攻媿集卷九十三 四

詳校官右中允臣薩　敏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朱　炘

謄錄監生臣蕭志鴻

謄錄監生臣李學瞻

攻媿集卷九十二

宋 樓鑰 撰

神道碑

純誠厚德元老之碑奉敕撰 標題一作太師保寧軍節度使致仕魏國公

謚文惠追封會稽郡王史公神道碑據篇中親灑宸翰云云則此為當日原題

高宗皇帝以孝宗君德日就將屬以社稷妙選天下學行端粹之士以輔導之紹興二十有九年太師會稽郡

王史浩以國子博士奏事殿中高宗一見契合屬曰送之諭大臣曰浩今日有用之才也除秘書省秘書郎粤五曰兼普安郡王府教授受知高宗被遇孝宗實昉于此明年孝宗封建王遷司封員外郎兼直講又明年為宗正少卿三十二年五月立皇太子擢起居郎兼左庶子六月孝宗受内禪遷中書舍人兼侍讀十日為翰林學士知制誥八月參知政事明年正月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未幾罷政再典巨藩淳

熙四年春名為侍讀五年三月復拜右丞相十一月罷
仍侍經筵八年告歸得請一再名見恩賚罙渥每以老
先生呼之孝宗移御重華宮以宴處清閒思見舊學太
上皇為頒詔諭賜御札明年遣斡辦御藥院楊舜卿撫
問趣行命守臣以禮津發既入覲孝宗顧公曰卿輔朕
初潛邸遇朕建朱邸陞儲宮登大寶兩居相位三入經
幃逮今三十餘年君臣相得殆非他人比也五年四月
五日公薨于里第之正寢訃聞孝宗上皇震悼賻贈有

加有旨以公身居極品又為壽皇潛藩舊學贈卹之典宜從優異可特追封自餘賻葬恩數並如陳康伯例今皇帝登極賜謚文惠親灑宸翰書純誠厚德元老之碑以賜焉且命臣鑰為之文臣以末學待罪北門乃得對揚明命敷述盛美以詔不朽臣雖甚陋何敢辭竊伏思自古君臣以遇合為難而篤眷不替善始以終殆千載而不一遇也方孝宗以藝祖統系之遠承高廟付託之重時公以所學糾正贊弼自其緝熙光明推而至于事

親以孝事天以誠兵不輕用刑不妄施人才盛多夷夏乂肅孝宗繼志述事之功承顏順色之愛刑于四海光于萬世而又惠顧帝師曰篤曰親胙我太師福慶流衍光大顯休追娩典謨孝宗奄棄慈極公先六旬以遺表聞嗚呼豈偶然哉公諱浩字直翁世為慶元之鄞人曾祖簡祖詔父師仲俱贈太師冀國公曾祖妣葉氏祖妣徐氏妣洪氏俱贈冀國夫人曾祖蚤卒母葉夫人有遺腹指天自誓願得子以續史氏之祧是生公祖教之甚

嚴以八行薦于朝積德垂祐寖大其家仲子才紹興二十三年為簽書樞密院事公又繼登揆路衣冠盛事莫尚焉公性穎異記誦絶人少孤自力于學貫穿經史理致超詣措詞持論出人意表年四十始登進士科授左迪功郎紹興府餘姚縣尉尋為温州州學教授郡守張九成有重名待以國士諸生推崇之以中書舍人吴秉信薦除太學正遷博士改宣教郎自此六年以至相位近世未有也公智慮深長臨機輒斷平居若不勝衣而

制裁勇決毅然不可回推究經旨多先儒所未發引經處事動中要領完顔亮南牧邊廷用兵建王抗疏請為前驅誓不與賊俱生公方以疾移告聞之亟往問孰為大王計誤矣國步方艱父子豈可須臾離使唐肅宗能隨明皇幸蜀安得有靈武事建王大悔立俾公草奏請扈蹕以供子職辭意懇到高宗聞議出于公歎曰真王府官也廟堂方議以建王督師由是不果遂從視師之行而内禪之意決矣高宗將過德壽宫公議嗣皇當乘

馬扶輦高宗諭公曰執鞚前導不足為法公對曰臣于肅宗何取父行而子隨萬世不易之道也孝宗竟用公議高宗數遣使邀還出皇城門而止既參大政召宴禁中公奏臣頃在翰苑雖暮夜宣召可也今居政地非有中使不敢前若恃恩奔命非大臣體孝宗深然之嘗問當今施設何先公曰莫加保邊境收人才前言辛次膺張燾人望所屬即日召還又薦周葵任古胡銓張戒王十朋等以次收用公平時咨問天下人物有所聞密疏

其實且識言者録為一編皆于此乎取又得金安節王大寳周必大等三十五人各書所長以聞並為時用嘗對德壽宮高宗曰皇帝誠孝卿輔導之效居多今又得卿佐之朕心亦安又曰卿為皇帝親臣凡有規正不可回忌賴卿悉力調護公既推謝次日又因奏事言之上封事者多乞減任子公請歲一試且損其額試者必習所業以應詔既不傷恩足以激厲孝宗顧左相陳康伯議合公因奏凡有所陳皆先與丞相議而後言自是臣

僚奏請更改政令必先以示公然後施行嘗因諫擊鞠
事張壽共政退而曰相公愛君至矣壽又嘗語人曰參
政令之賢輔不可妄議向來柄臣得君多以威嚴脅人
史則不然事多迎刃而解志于寬厚上前別白是非甚
明宰相器也康伯乞罷政孝宗批問恩禮已盡當與何
職意蓋屬公也公即奏康伯前朝老臣不可不留以為
重若其請未已必得德壽聖諭可安其意是日高宗賜
以御筆康伯乃安職尋密詔公曰朕粗勤庶政然軍務

民事未得其要若礦金璞玉方以卿為良工其毋怠焉

公既相益思所以報上者首言前宰相趙雄參政李光

之無罪大將岳飛之久冤宜復其官爵録其子孫凡坐

廢者次第昭雪悉從之時外建都督府歸正人及諜者

日衆公雖憂之而深察其能否故拔皇甫倜于境外官

胡昉于書生皆賴其用有滕忠信等八人還自山東自

言已結集萬五千人可為内應公詰問再三皆無其實

語塞汗下而退初已借閤門宣贊舍人遂令赴督府張

浚亦以其無證僅補承信郎而已燕人劉蘊古該通古今談辯如流一日濠州奏募到北方游手僅萬人欲以營田蘊古力請以抗敵時欲許之公獨謂此必姦人姑欲藉以反其國耳因詰之曰樊噲欲以十萬横行匈奴季布猶以為可斬君得萬人何以成功蘊古錯愕不知所對曰此皆無家必不為朝廷留不如乘其未定而用之公曰其家不來宜無固志不知君家何在蘊古曰老幼皆在幽燕自知失言戰灼久之後因刺探事宜私遣

僕歸燕僕以告遂伏誅吳璘以兵取德順提至方議行
賞公奏諸葛亮出師必攻陳倉及郿即今之鳳翔得之
則可窺長安高祖出漢中正此道也姜維舍此而多出
隴西狄道臨洮得之無益今乃蹈維覆轍臣恐遂失蜀
矣宜勉諭其歸登命公即選德殿廬作詔令徹戍班師
專保蜀口以俟大舉斯須而就詞旨明暢孝宗閱之曰
他人必不能道朕意奇才也既而吳拱王彥奏敵巳扼
璘歸路方募人往報璘亦勢迫間道以歸袁孚罷右正

言公曰初政而遽去諫官何耶孝宗曰妄言德壽宫有私酤公曰陛下事親可謂曲盡然宫中左右皆閹官有何知識若非言路時以正論折其萌則將有甚此者上怒少霽又奏諫官無故而罷天下必以為疑若暴其罪恐啟兩宫之間願少須之使其引去尋除直秘閣知温州自是益無纎芥之隙張浚屢奏欲取山東公曰宿師于外守備先虚我能出兵山東以牽制川陜彼獨不知警動兩淮荆襄以解山東之急耶惟當固守要害為不

可勝之計必俟兩淮無致敵之慮然後可前若乃順諸將之鋭氣收無用之空城寇去則論賞于朝寇至則僅保山寨顧何益乎繼而大將李顯忠邵宏淵奏乞進兵公又奏二將輒乞戰豈督府之命令不行耶浚繼請入覲乞即日降詔韋建康孝宗以問公公陳三說謂若下詔親征則無故招致敵兵寇邊何以應之若巡邊犒師則德壽去年一出州縣供億重費之外朝廷自用緡錢千四百萬今何以繼若曰移蹕欲奉德壽以行則未有

行宫若陛下自行萬一敵人有一騎衝突則都城騷動何以處之孝宗感悟曰都督先往臨邊俟有功緒朕亦不憚一行浚言陛下當以馬上成功豈可懐安以失事機公執不可退又以詰公公曰帝王之兵當出萬全豈可嘗試而圖僥倖主上承二百年基業之託漢高祖起于亭長敗亡之餘烏可比也尋復論辯于殿上浚曰中原久陷今不取豪傑必起而收之公曰中原决無豪傑若有之何不起而亡金浚曰彼民間無寸鐵不能自起

待我兵至而為內應公曰勝廣能以鉏耰棘矜亡秦彼必待我兵至非豪傑矣若有豪傑而不能起則是彼猶有法制維持之未可以遽取也今不審思將貽後悔又上疏力諫曰靖康之禍臣子孰不痛心疾首思欲蹀血北廷以雪大耻恭想宸衷寢膳不忘然邇安則可以服遠若大臣未附百姓不信而遽為此舉安保其必勝浚老臣慮宜及此而溺于幕下新進之謀眩于北人誑惑之語是以有請耳德壽豈無報敵之心時張韓劉岳各

擁大兵皆西北勇士燕薊良馬猶不能進今欲以顯忠之輕率宏淵之寡謀而取全勝可乎惟當練士卒備器械固邊圉蓄財賦寬民力十年而後用之則進有闢國復讎之功退無勞師費財之患此臣區區素志實天下之至計也督府乏用欲取之民公曰未施德于民遽重征之恐外賊未必至民貧將自為盜康伯與公相顧同奏曰必欲取于民臣等皆當丐退上為之給虛告五百道以庚費浚又奏歸正人當優待之公以為不可浚康

伯俱曰彼以善心至安可拒乎公又兩入奏其一曰敵
日爲姦謀以撓我縱流民以困我而沿邊方以招徠爲
功數年之後蠶食既多國用益乏彼將反有怨悔之心
可不遠慮乎固不可絶其内嚮之意其有至者當諭之
使安土以俟恢復彼且無所歸怨而敵亦知國之有人
豈應先爲自感之計其二曰棄實而務名捨近而謀遠
見利而忘害願棄名取實以集大勲先近後遠以安邊
鄙見利思害以杜亂萌言甚切至又與浚言平時願執

鞭而不可得幸同事任而數曰議論不同不惟為社稷生靈計亦為相公計相公養成名望一旦失利豈不有損威重浚曰公言良是但浚老矣公曰杜預輩有平吳之功而晉歸功于羊祜以祜立規模而預竟其功相公若先立規模後使人藉是有成亦相公之功也何必身自為之浚因內引奏曰史浩意不可回恐失機會乞出英斷既而省中忽得宏淵出兵知稟狀始知不由三省徑檄諸將公語康伯曰吾屬俱兼右府而出兵不得預

聞則焉用相哉由是求去不已孝宗曰何苦至是公對曰道德元老無如陳康伯忠義慷慨無如張浚臣與之議論俱不合諸將出兵而臣不知近習積憾而臣不去尚何待乎因又言康伯欲納歸正人臣恐他日必為陛下子孫之憂浚銳意用兵若一失之後恐陛下終不得復望中原臣即日去國遂遶清光然惓惓之忠不容緘默言訖拜辭而退遂以觀文殿大學士知紹興府公力辭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以歸未及月而宿州失利喪士

馬甚衆軍資器械不可計人心沮喪上降詔罪巳而浚亦自劾去位矣初浚措置萬弩營及他所建請公應之如響或問之公曰事力未備故止其進兵若邊防捍禦安可不從公既去其所奏請多不以時報浚亦悔之嗚呼公本欲修政固圉裕民練兵雖不求近功而規模甚遠議者不察以為獨無意于事功惟知之者乃信其非苟為異也公卜居東湖之麓徜徉山水勝絶之地以奉親歡歲時賀表外不以一字至行在所後除四川制置

使知成都府以親老辭月餘改知紹興府兩浙東路安撫使孝宗見公首曰卿前所奏陳如龜兆數計無一不驗從容賜坐訪以治道公以求治太速聽言太雜為對至鎮為民興利除害不可縷舉越人至今德之進檢校少傅領保寧軍節度使會洪夫人屬疾思歸力丐祠不允乃許謁告迎侍未幾罹內艱公性至孝平日奉母甚周孝宗素知之在王府時得上方珍饌必以分遺登位之後問問動靜以正旦賜酒肴使為壽特于洪夫人生

朝拜公為相又嘗以御筆徑賜之曰丞相今日正謝賜酒果為太夫人之慶其歸自帥閫旌旄行前公擁版輿于後人子之榮極矣至是悲毀骨立忍哀舉葬纖悉周備世所難及前即吉數日除知福州兼福建路安撫使避魏王同鎮改崇信軍節度入對賜宴内庭勞問加優後三日除開府儀同三司公自言臣何功德叨此眷寵孝宗揞心而言曰于此甚有功朕學力堅固心術明正皆卿之力也初過越老穉迎拜擁道有垂泣者時方滋

為帥謂公曰公去此時有緡錢十六萬米斛四萬漕司取充羨餘遂為歳例柰何公奏除之至閩甃山路七百餘里葬旅櫬以千萬計闢官舍以益貢闈每事立規四方傳以為式建劔四州多不舉子臧獲則取于福與漳泉間公置田為莊貧婦孕育月有所給既使生齒益繁又免誘畧之害淳熙元年秋丐祠提舉洞霄宫後三年孝宗問執政久不見史浩無他否遂除少保觀文殿大學士充醴泉觀使兼侍讀頗聞有尼之者至兩降親批

三遣金字牌又取尚書省移文封以付公不得已而後起抵都城聞輔臣謫英州及見奏曰陛下未嘗以大臣投嶺南實國家忠厚之意此門恐不可開孝宗唯唯他日語近臣曰史浩厚德人蓋深知前日事也進讀三朝寶訓及真宗正說事關治體及當法祖宗者必委曲援引開廣上心嘗宴澄碧殿酒數行步至清激觀機泉宣勸無算至二鼓孝宗攜手登橋又賜三爵命宿玉堂夜參半引雙蓮燭以送且曰此游不可無紀是夕公進古

詩三十韻孝宗和答之引陳襄故事薦石斗文等五人
皆赴闕既再相孝宗曰自葉衡罷虛席以待丞相久矣
與執政入謝徳壽宮高宗曰卿再入相天下之幸也公
以士夫留滯旅寓者凡八百人各隨其分處之爲之一
清初相時蜀帥以緡錢獻公謂宜以儉徳風天下請以
賜蜀郡復二稅是年紹興所獻復倍此孝宗曰卻之必
有散失姑令封樁如何公對曰郡方困于和買丁錢願
以代輸其半孝宗欣然從之是年金歷以八月晦爲九

月朔或言會慶節使人將先一日入境請治歷官公曰天道難測未知孰是而遽治歷官是自彰其失也但當諭接伴使若使人渡江則當語以晦朔尚可議皇帝生辰則不可改先一日乃是藝祖忌後若欲行慶禮當如舊期孝宗以為當後皆如公之言車駕既幸太學公因請幸秘書省三衙皆與坐乃奏閤門舍人方以比館職亦當列于西廡崇儒矯弊皆有深意孝宗謂公視文武如一為得大體十月諸軍以多闕額又有逃亡請得自

掐捕許之而並緣强取被掠者或至斷指以求免都下洶洶公飛奏盡釋所捕又禽為首者送棘寺宣宰輔及樞密都承旨議罪欲取兵民各一人梟首以徇公謂未得其平兵士可斬百姓陸慶童當坐流罪上怒不以為然公曰陛下恐軍人有語而百姓為可欺耶豈不聞等死死國可乎此豈是軍人語上愈怒曰是比朕為秦二世也同列相顧失色公徐進曰如時日害喪予及汝偕亡豈二世事聞者縮頸而公不為動議罪既如初遂曰

求去位除少傅保寧軍節度使醴泉觀使兼侍讀後有言慶童之冤者孝宗曰史浩蓋嘗力爭坐此求去至今悔之賜第城中出御製長春花詩酬和至再以示眷留之意又薦薛叔似而下十五人叔似名用餘以次收擢佑聖觀故建邸也孝宗嘗自北宮臨幸語曰去此十七年今得與卿為豐沛故人之飲可謂盛事甘盤無此樂也公屢求歸時陳俊卿已奉祠八年二月除判建康府公奏俊卿年未及七十而去臣以七十有六而往豈不

媿見吏民耶孝宗嘗自擬館職策極言取士用人之弊
大要謂國朝過于忠厚以示公公讀畢奏曰太祖不忍
殺一不辜以得天下累朝仁德至仁宗而大備夫忠厚
豈有過耶乞改曰一于忠厚孝宗曰非卿不能為此言
五月始許歸除少師留至八月陛辭猶進八事十年請
老除太保致仕公嘗歷永衛魯三國公于是進封于魏
仍如曾公亮例入謝明年先降旨候至國門百官郊迎
見畢對御賜宴用文彥博故事道中具辭再三奉俞音

乃絶江公晚治第西湖之左裒兩朝所賜御書建閣以奉之因奏聞孝宗書明良慶會之閣以賜公謝不敢當孝宗曰古人願為良臣卿輔朕之久曰聞忠言深悟朕心尚何慊乎敕後苑造扁榜命中使馳賜之上嘗以舊學二字即政事堂賜公同列咸曰自古際遇莫盛于此請鑱諸石為省中榮觀公又謝不敢既歸以名其堂歲遇誕日錫以金器者十四年年八十又加器寶兩宮使命相望高宗再舉慶典詔公隨班上壽進太傅賜玉帶

金魚踰月乃東上皇御極進太師降詔求言首及故老公上封事數千言皆當世要務重華之名引辭甚切孝宗詔曰今與卿皆閒人當衣褐見何必求免耶詔乘肩輿入隔門仍命孫定之扶掖特改京官朝退次詣重華孝宗從容謂公曰與卿復得相見既無嫌疑足可為度暑計毋亟言歸因奏陛下躬行三年之喪復見堯舜三代之盛孝宗曰此皆卿平昔所以語朕者今日得以行之正如滕文公盡哀戚之情而弔者大悅實自然友反

命之一言蓋公平時專以忠孝二者發明聖學謂父子天倫雖自有至性亦宜先意承志曲盡誠心後又屢奏欲報莫大之恩惟應尊事不倦使慈孝兩盡為萬古父子之懿範垂之子孫永永無極故孝宗不忘此言再對奏陛下名臣非徒使霑被寵光亦恐有一得之愚少裨繼明之治敢為四説以獻曰立天下之大本平天下之隱難收天下之人望伸天下之直氣謂教皇子備夷狄舉人才受盡言也太上垂聽慰奬再三既歸之次年長

子彌大以疾不起公起居寢衰後感疾危甚呼諸子及孫戒曰吾受國厚恩欲報無所汝等惟當世竭忠節以圖尺寸命左右取手藁遺表曰吾且死其以是進遂瞑享年八十有九娶貝氏追封魏國夫人先三十九年卒子四人彌大故通奉大夫充敷文閣待制新知寧國軍府事贈銀青光禄大夫彌正朝奉大夫復直祕閣主管華州雲臺觀彌遠朝奉郎主管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彌堅通直郎兩浙路轉運司主管文字彌大彌遠皆登

進士第彌正彌堅亦累舉春官人以是服公之教子也女五人長適朝請郎新權發遣永州軍州事陸杞次適從事郎充江淮荆浙福建廣南路都大提點坑冶鑄錢司檢踏官豐譕次適朝請郎前通判湖州軍州事李友直次適廸功郎新荆湖北路提舉茶鹽司幹辦公事夏昜次適承議郎簽書寧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王槦孫十二人宗之通直郎改添差沿海制置司幹辦公事宜之宣教郎知臨安府富陽縣丞定之宣議郎新知婺州

蘭溪縣守之承事郎前監平江府糧料院安之廸功郎
溫州瑞安縣主簿實之修職郎監紹興府和吉酒庫宣
之憲之寯之寬之宲之賓之孫女十五人長適奉議郎
新知建康府上元縣方叔恭次適通直郎新知明州鄞
縣丞吴樸次適宣教郎前知湖州武康縣丞秦鉅次適
宣義郎新監臨安府仁和縣臨平鎮稅胡綱次適修職
郎新秀州華亭縣支鹽官王友元餘未行曾孫八人唐
卿虞卿文卿夏卿商卿周卿漢卿顯卿曾孫女十人皆

幼以其年十二月庚申葬公于鄞縣翔鳳鄉吉祥安樂山合魏國之兆公盛德絶人備福無比葢嘗竊窺其大者性本至孝有不可解于心故為士時惟見其事親事長篤朋友鄉黨之義及出而事君則盡其忠謀國則竭其慮接物則極其寛臨事則務于恕匹夫孺子不失其懽心而義有不可不以死生禍福少變率自孝道發之君臣道合脗然無間葢近古人主躬行通喪自孝宗始而公又以此事之其能不膠漆而固豈無所自哉孝宗

嘗謂公曰卿所薦用人其間有負卿者亦知之乎公頓首曰此臣所以報陛下也臣所薦未嘗以語人亦不受其私謝故人人自以為得上意薦賢者臣之責用賢者君之恩也嘗擬知湖州陳之茂進職知平江孝宗知之茂嘗毀公曰卿豈以德報怨耶對曰臣不知有怨若以為怨而以德報之是有心也莫濟作詹事王十朋行狀詆毀尤甚公薦濟掌內制孝宗曰濟非議卿者乎公曰臣不敢以私害公遂除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待之如

初蓋公之寛厚類此人雖有不恱然無物可以忤意古人所謂澄之不清淆之不濁雷霆破柱而神色不動者猶未足道也公既極貴處鄉曲一如布衣時每以事親為未足又推本史氏積德累行之原自為之文時節誦于家廟上以報祖考之施下以勵子孫之習其用意篤矣事物之來不問劇易雖至難甚冗或連日夜廢寢食而精神酬應益有餘裕攷其克勤小物凡事精密圃館器用動出新意其在富貴中望之如神人而謙虛退然

若無與者野服蕭散皆不足以累其中此如萬斛之舟容物有餘不見其多而經濟之業則用之猶未盡也而又居權之曰少安佚之曰長故舉世無怨無惡惟以鉅公大度推之生榮死哀無可憾者公屬文多立就雖老表章猶自為之有文集五十卷外集二十卷論語口義尚書講義周禮天官地官講義傳于世餘皆公之細也不勝書銘曰

於皇高宗天開中興肇宋基業思永繼承藝祖七世有

孫神武是用付託纘宋之緒高宗曰嘻帝命不易我儀
圖之謹厥輔翼孝宗武文實惟承之雍雍太師實維成
之帝咨臣弼一本于學緝熙光明德修罔覺兩輔予政
毋輕黷兵毋過取民毋濫用刑言如蓍龜靡有差忒旁
招多士寧我王國天地清夷中外晏然繼志述事二十
八年兩宮燕娛天壽平格三奉玉卮四登寶冊名對德
壽嘉帝之孝又曰太師輔翼之效帝謂聖父敎誨之功
臣亦歸美媚于高宗天用昌之耆艾康寧帝用休之福

禄寵榮孝宗秉雲太師騎箕君臣始終雖恨莫追有赫

景命湯孫是纂顧瞻遺烈于以追遠錫之篆碑孝宗有

臣報我天子詒爾後人

忠文耆德之碑奉敕撰按此標題一本與後卷自撰者同在當日原題應只此六字

嘉泰四年十月庚寅朔故左丞相少傅觀文殿大學士

益國周公年七十有九薨于吉州之里第十二月丙申

葬于廬陵縣斗岡之原至嘉定元年公之子綸告于朝

曰先臣備位首相既葬而隧碑未立敢泣以請天子曰

嘻此四朝之宗臣也諡以文忠御書忠文耆德之碑以賜且詔臣鑰為之文臣鑰不佞荷文忠公知奬之深屏居四明先已撰公隧道之碑矣聖恩起于告老之餘待罪翰苑欲引前碑以辭綸又曰昔歐陽公修已銘程文簡公琳之墓復以敕命為之碑故事甚切顧毋辭臣既共二史館敢不敬承明旨以答孝子之請以揚公之休光用詔後世公諱必大字子充一字洪道世家鄭州之管城曾祖衎朝奉郎妣郭氏祖詵左朝散大夫妣潘氏

李氏張氏父利建左宣教郎大學博士妣王氏公既貴三世俱累贈太師秦國公妣俱贈秦國夫人宣和中祖通判吉州因家焉公幼而孤十三又遭內艱天資高亮記問絶人紹興二十一年擢進士第授左迪功郎徽州司戶參軍改監行在和劑局門二十七年中博學宏詞科建康府府學教授三十年除太學録名試館職高宗見奏篇曰他日可掌制除秘書省正字次年改左宣教郎兼權國史院編修官明年五月除監察御史六月孝

宗即位八月除起居郎直前奏事上曰朕舊見卿文可
進近作無編類聖政所詳定官暫權給事中兼權中書
舍人嘗論翟婉容位官吏轉行礙正法事上曰初止謂
卿能文不謂剛正如此此此其被眷注之始也應詔條上
十事皆切時病其一嚴銓試之法又奏羣臣六參除朔
望過宫外勿改舊制至今行之事有未便者不憚極論
上亟奬歎公亦曰陛下有納諫之資故臣輩各思自竭
龍大淵曾覿除知閤門事公與給事中金公安節同奏

大淵罷副都承旨覿罷帶御器械俱為知閤若以攀附舊恩尚有可諉正以搢紳指目臺諫有言外議方喧而除命遽加非舍己從人之義有旨罷劇就閒已允公論尚茲回繳可特依奏既而再除公曰前已反汗今復申命豈復但已格除目不下越三日不獲命以遷奉請祠兩任主管台州崇道觀乾道四年權發遣南劒州未赴六年改福建路提點刑獄公事陛對留為秘書少監兼直學士院兼國史院編修官上改告詞首尾公奏陛下

取漢宣帝之意親制贊書臣觀漢社稷臣乃在周勃汲黯霍光之徒儒者公孫弘輩皆持禄保位故宣帝以為俗儒不達時宜使宣帝求真儒用之何至雜霸哉上曰卿學術精深記問該博所藴可以自見當日夕與卿論文兼實録院檢討官加上徳壽尊號公謂太上萬壽而紹興末議文及近上表用嗣皇帝為未安按建炎以後遥拜徽宗表及唐憲宗上順宗尊號册文皆稱皇帝議遂定七年奏四事重侍從以儲將相增臺諫以廣耳目

郎官專以旌外庸監司郡守皆當久任上稱以為要務兼權兵部侍郎上云學士院湫隘公奏宫城不容增廣陛下欲卑宫室臣等居此亦過矣若遴選名儒而信任之不在棟宇之麗也除權禮部侍郎仍兼直學士院陞同修國史實録院修撰有旨公與吏部侍郎王之竒太子詹事陳良翰對選德殿出御札引唐太宗魏徵問對以在位之久功未有成治效優劣苦不自知使各極陳其當否公退而條陳練兵以圖恢復而用將之道未盡

擇人以守郡國而責實之方未至又指陳大將郡守數易之弊且言貞觀政要四十篇既先之以魏徵論為君之道又著不克終之戒于篇末蓋是時惟徵為善諫願思太宗廣諫諍之德使嘉言日聞治道日興上嘉納又奏諫官虚位願蚤擇正人先朝參用古制卑其品而厚其禮責其盡言使姦邪望風畏戢銷患未形如近歲張松韓玉等使臺諫無所顧忌蚤為力言豈至勞民費財始勤英斷上曰朕自此知戒矣又奏曰人主無職事惟

在察臣下邪正凡輕于任事速于求售者必至敗事若疑儒者不足用而專用才臣今既累年其效可睹唐太宗之臣即隋之臣藝祖之臣即五代之臣非前愚而後智顧人主用之如何耳又論臣寮務為新説欲徼奇功王安石以堯舜之道告君實行管商之術指司馬光蘇軾輩為流俗尤當察之江湖亢旱上稱龔茂良措置有理公請出緡錢二十萬代民租乃不乏事非不知縣官急闕然艱食則盜起盜起則調兵費可省乎上曰卿議

論殊善使朕聞所未聞兼侍講又奏近奉詔以僕射名官非古欲更其名周之太宰卿也小宰中大夫也中間所改非是上曰止欲為左右丞相如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皆可削公遂奏前古沿革而退八年兼中書舍人固辭且言外制之設正欲謹于出令凡有未當欲其繳奏非專責以詞翰也卒因繳奏而遂免兼張説再除簽書樞密院公當草不允詔奏謂昨者舉朝以為不可陛下欣然聽納曾未周歲復有此除貴戚預政公私兩失臣

未敢具草時權給事中莫濟亦封還御筆遂俱與外祠九年除知建寧府再辭不許中道引疾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天下愈高之淳熙元年除右文殿修撰說罷名為敷文閣待制兼侍講六月兼權兵部侍郎八月兼直學士院上嘗稱公持重不迎合無附麗除兵部侍郎兼侍講進太上尊號詔草上曰此文難于言而温純典雅無一字可議公奏初上光堯之號臣已預議庚寅之詔亦出臣手上愕然曰前詔亦卿所草耶兼太子詹事嘗

論用人惟上智與下愚不移中人惟上所御為官擇人則引中人為君子為人擇官則引中才為小人又奏聞陛下日御毬塲固知不忘閱武然太祖二百餘年之天下屬在聖躬可不自愛上作色曰卿言甚忠正以雛恥未雪不欲自逸耳嘗奏聞金星近前星武士擊毬太子亦預臣甚危之上曰卿可語太子公曰太子人子也陛下命以馳驅臣安敢勸以違命陛下勿命之可也陛𢤱侍讀郊祀禋禮執綏備顧問除吏部侍郎奏朝廷守至

公之道有司持一定之法行以無私孰不心服四年除翰林學士奏自唐至本朝優待詞臣以其無簿書之冗可以朝夕論思或有補于治道得人固多最可慕者陸贄歐陽修也五年為御試詳定官得旨撰選德殿記及皇朝文鑑序上尤稱之賜御書白居易七德舞墨猶濕也除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嘗論本朝專以仁立國而又以禁暴安人為本上曰兵勢似弱公曰仁故似弱實非弱也社稷靈長職此之由上曰所以並無禍亂耳公

曰本朝似周秦兵雖强與衰竟如何六年詔禮官詳議明堂典禮公定圜丘合宫互舉之議再執綏草赦明著古禮以示來世禮成獻詩又進動天之戒上曰動天誠當以德惟知道乃可語此公曰皇天親有德饗有道此豈聰明作為所能為哉除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承旨論六部長貳判依字改為從上謂公視草勞甚公奏臣素無汗馬之勞致此爵位宣力文字之間未為勞也上曰翰墨之功豈小補哉若大述作固當煩卿七年五月

除參知政事上曰卿遇事殊不依違宰執自當和而不同公曰韓琦歐陽修殿上日有所爭退則歡然最為可法大臣自應互相可否秦檜用事執政至不敢措一辭後遂以為當然陛下惟恐臣下不言人臣乃欲自是乎嘗極陳民困之由上問其故公曰且以平江府論之二十年前歸正添差等官歲用五萬緡今已數倍民安得不困此特其一耳上為之悵然進呈湖北月樁錢數公曰固出于不得已亦須平時有以存卹去歲荒旱若非

先事賑救禁戢苛暴何以免流殍之苦舒州汪革始謀不善若如前代失軍民之心則乘災唱亂必致蠭起亦安肯束身自歸于司敗所貴得民正為是耳此非倉猝所能成也上深以為然有恃長樂之援求為郎者上俾諭給舍繳奏公謂不可諭意不從則失體從之則壞法命下臣等自當執奏上曰卿等肯任怨如此公曰當與而不與則有怨不當與而不與何怨之云上歎曰所謂任責非任怨也九月知樞密院事上曰三省本未可輟

卿每見難處之事卿以數語決之可謂敏矣上嘗歎養兵費邦賦之八公奏自古未有五十年屯兵不解古者講和則罷兵今既有歲幣而兵不敢撤所以倍費上眷公益深嘗奏事退御筆卿臨事明敏而有決朕每嘉之又稱公通練軍政深副擢用之意公謝曰臣本以文墨受知豈曉武事誤蒙任使不敢不勉十一年御筆欲移興元義勝軍于襄陽此軍皆契丹渤海漢兒慕義來歸者上以金商山險非用騎之地聞其營砦遺火因遷之

公奏路經金洋當先計人馬之數使郭杲于襄陽豫辦更令彭杲具以此意深察衆情六月拜樞密使上曰卿在西府光前絶後若有邊事宣撫使惟卿可為也先是金主避暑壽安過上京北牒以道遠權止賀正生辰使一年宣諭卿嘗料未必遣使今果不來可謂廟謨矣十二年金州謀帥公欲合侍從管軍薦舉上曰軍帥當自上除授公曰舜用九官皆咨四岳與其私薦不若明揚若能效實孰敢妄舉因論邊報異同上奬諭云事無巨

細卿皆究心昨密問一事條上數端深謀遠慮朕所不及也上謂王藺論事頗偏公奏藺雖稍過然汲黯在朝淮南寢謀盡言而不顧身帝之左右豈可無此等人況以獻納為職若上下相蒙非國之福也御筆嘗謂達實契丹欲加兵于金又諭結約夏國又有呼嚕竊據上京之報按呼嚕舊作忽魯今改後同公奏但當嚴備隨機應之未幾上諭公所傳皆妄真有先見之明矣十四年二月乙亥面諭卿在樞筦事皆經心更旬日拜相後人難繼也丁亥

拜右丞相尋兼提舉國史院會要所敕令所上諭以委任之意公奏自古鮮有無事時今賴陛下勤政內外晏然殆將二紀此正可懼之時當思經遠之計又奏舜禹君臣相戒唐太宗不存形迹臣等過失望隨事戒勑免積罪戾臣有所見不敢廢弼直之義日有論奏動繫天下休戚比至給舍繳駁臺諫論列已為後時不若致審于初又奏人才不失之虛夸則失之緘默凡究宜求篤實為國者因旱求退甚力請依慶歷中例降秩皆不許

遂奏實惠及民莫若寬減夏稅施德當自近始上方篤意救荒其所以贊寬仁之政不可勝紀封事多言宰執同異公奏要當各盡所見豈可尚同既是協心體國苟有未然雖面詰何害若人才邪正政事得失安危所繫自應反覆論難止欲歸于是耳陛下復祖宗密白之制使三省覆奏而後行正欲上下相維非止奉行文書也高宗升遐始末稽攷制度奏置山陵五使贊成聖孝哀禮兩備會賀生辰使至上在喪次議令館伴使諭遣公

奏賀禮固不可行但彼行人逺來而朝無一辭于理未安遂口占數語使歸報馬正旦使將至或請易淡黄袍御殿受書然後素幄見使者公力陳不可止以縞素引見使者果心服手詔討論皇太子參決典禮初欲開資善堂公奏天禧故實恐不宜于今不若取西晉宣猷堂為議事堂十五年正月戊戌公請上特御延和殿令宰執奏事畢始過議事堂思陵發引公奏永熙故典吕端一相猶攝太傅親往而欲用顯仁舊例非是遂再拜請

行乃以公攝太傅上慮使人堅欲上壽公奏必無爭執
上欲先令侍從臺諫集議公曰國之重事謀之帷幄有
不必詢衆者上尤稱奬卿能如此國之幸也仲冬之初
奏乞骸骨忽宣諭以病倦欲傳位太子卿須少留公奏
聖體康寧止是孝思稍過豈應倦勤上曰禮莫嚴于事
宗廟而孟饗多以病而分詣孝莫重于執喪而不得日
至德壽欲不退休得乎朕以此委卿公泣而退十二月
壬申密賜紹興傳位親札辛卯留身議定二月壬戌之

吉又命公草詔專以奉几筵侍東朝為意十六年正月己亥拜左丞相壬子因奏事始諭二府旬日當内禪又令公獨呈詔兼提舉玉牒及監修日歷二月辛酉朔降傳位詔翼日上吉服御紫宸殿公奏陛下巽位與子古今盛典再見聖朝中外同慶臣等輔政無狀自此無由日侍天顔無任依戀之至哽噎幾不能言上亦泣然曰正賴卿等協贊新君光宗首問當世急務公奏用人求言二事尋即降詔公積階至特進爵自管城縣開國男

至榮陽郡公歴封濟許二國公三月拜少保益國公公
以三孤之官不應以覃霈而得力辭不可又乞回授至
于四五不得已而始受之奏以朔望之次日朝重華宮
五月求去方力而諫省有言請益切除觀文殿大學士
判潭州言者不已殿中助之遂以少保充醴泉觀使而
歸孝宗賜金器勞問紹熙改元判隆興府辭不赴二年
除觀文殿學士判潭州罷倍税牙契錢二十萬緡郡事
皆親理之三年四月復元職七月坐所舉官以賄敗降

滎陽郡公四年八月復舊封冬易鎮隆興力求奉祠主
上登極求言于舊弼公奏聖孝敬天崇儉久任四事皆
切于世用遣閤門官賜少傅告控免至再始許貤恩慶
元元年于是公年七十矣三表引年遂以少傅致仕嘉
泰元年布衣上書及公姓名臺評降一官明年乃復遺
奏既聞上為震悼輟朝二日贈太師賻銀絹各千累食
邑一萬五千六百戶食實封五千八百戶娶王氏監察
御史葆之女封益國夫人先一年薨一子即綸也朝請

大夫新知筠州軍州事孫顥宣義郎新監饒州浮梁縣景德鎮兼煙火公事孫女五人長適承事郎監嘉興府羅納倉蕭家餘尚幼嗚呼天之生公固授之以閒氣公之出仕亦可謂千載之遇矣自決科以至考終五十有三年始以文字受知高宗孝宗以至位極人臣晚輔光宗之初政退被主上之休寵孝宗在位二十有八年公實相為終始其中以十年出入翰苑時方承平極鋪張揚厲之美以十年輔政秉鈞盡輔贊彌縫之妙兩以遜

折姦鋒深忤上意事定言驗得眷愈隆致身元宰出處為時重輕幾無纖瑕微纇之可指文章則追配作者論議則究極古今風度如張九齡謀謨如崔祐甫宋廣平之守文杜如晦之善斷公幾兼之乃所願則尤切切于陸宣公歐陽文忠此非臣之私言也平日著述為書十餘種總為二百卷行于世校之前碑撮取其名節國事而略其餘謹再拜特書以對揚休命銘曰

巍巍孝宗天錫勇智二十八年是為盛際猗歟益公善

始以終始進以文終察其忠再折姦萌逆鱗以批事定言驗表表忠規獻納論思知無不為彌縫輔贊百工惟熙三聖相授同守一道公實佐之家有宸藻憂邊思職具存宏模臨機輙斷華夷謐如告老既休著書自若夆夆斯文以惠後學天不慭遺殄瘁興悲既銘公墓又勒豐碑生榮死哀身美君顯是為宗臣後慶其衍

攻媿集卷九十三

攻媿集卷九十四

宋 樓鑰 撰

神道碑

少傅觀文殿大學士致仕益國公贈太師謚文忠周公神道碑

按前卷忠文耆德之碑作于此篇後二年原目以奉敕撰列前今仍之

孝宗皇帝在位二十八年厲精求治久而不倦聖德日新光紹祖宗宰相凡十有五人明良會遇可謂盛矣求

其相為終始全德備福亦未有如益國周文忠公者始公親見龍飛御名之立已嘗預議中間再以力排權倖沮其枋用忤旨去國畧不少貶士大夫之過計者謂公不復用矣聖明洞照愈加襃擢遂至元宰任天下之重周旋密勿終贊與子之決以孝宗之實睿實聰公之明敏肅給真千載之遇而又事光宗于春宫夾輔初政功成身退既掛衣冠猶被主上寵光者十年嗚呼其可謂聖朝之宗臣矣公薨之二年嗣子綸以書抵四明樓鑰

曰先公既葬而隧碑未立謂鑰荷公之知晚而益深又嘗侍罪太史氏俾為之辭且示以今參知政事李公壁所作行狀鑰不佞謹摭其大槩洎平日見聞之實而書之公諱必大字子充一字洪道世為鄭州管城縣人曾祖衎朝奉郎祖詵左朝散大夫父利建以上舍魁登第終左宣教郎太學博士以公貴三世俱贈太師秦國公曾祖妣郭氏祖妣潘氏李氏張氏妣王氏俱贈秦國夫人宣和中祖為吉州通判因家焉外祖給事中靚知平

江府靖康元年公生于郡治幼孤歸信州外家從汲人陳持學太夫人躬督誦書率至夜分十三而太夫人卒公記誦絶人徒手入舉場有問者應如響文又工綴遂名薦書紹興二十一年擢進士第授左廸功郎徽州司戸參軍改監行在和劑局門以鄰火罷二十七年中博學宏詞科循左修職郎建康府府學教授三十年除太學録名試館職高宗稱奏篇謂他日可掌制除秘書省正字循左文林郎三十一年改左宣教郎兼權國史院

編修官三十二年五月除監察御史六月孝宗即位八月除起居郎直前奏事上曰朕舊見卿文有近作進來此春注之始也侍立講筵奏勸講非為分章析句正欲從容訪問以裨聖聰究治體兼編類聖政所詳定官暫權給事中兼權中書舍人嘗論邊事上以蜀為憂對曰蜀民久困征求願降詔撫諭許以事定寛其力又奏比歲史官不備故記注多闕欲先自六月十一日修纂前未備者併修之論翟婉容位官吏轉行礙止法事上曰

初謂卿止能文不謂剛正如此公奏前宰執侍從依赦復職亦有不合人望當繳奏者上曰固然卿論事但令適中朕無不從也應詔條上十事皆切中時病其一嚴銓試之法又奏羣臣六參除朔望過宫外勿改舊制至令行之安穆皇后追冊祔饗公奏神主謁諸室前殿則不以欽宗服而廢祖宗之樂别廟奉安則乞備而不作金人來邀舊禮詔從臣指陳定論公率同列奏向者祐陵未卜慈寧未返以講好之故寧親寧神兩遂所欲禮

雖屈而志則伸令而遽許之必謂我怯將有難塞之請使者之行當再用鄰國之禮彼或有辭則告以通好于用兵之後以何名而屈以何名而受耶事有當駁者皆極論其不可上亟加奬歎公亦言陛下有納諫之資故臣輩各思自竭龍大淵曾覿除知閤門事公同給事中金安節奏大淵罷副都承旨覿罷帶御器械俱以閤門處之實遷也若以攀附舊恩尚有可誘正以搢紳指目臺諫有言外議方喧而除命遽加陛下于將相要官或

罷或貶一付公論略無適莫獨此二人乃為之遷就諱避殆非舍己從人之義也有旨罷劇就閑已允公論尚兹回繳可特依奏已而二相宣示御札謂給舍為人鼓惑議論羣起小事豈應如此公等奏言昧于事體專徇流俗輕瀆天威居家俟罪再乞重賜竄責俱不允入謝上曰朕察卿務舉職但朕欲破朋黨振紀綱耳旬日二相又道上意已再除兩知閤且云後省想亦無他公曰前已反汗今復申命豈敢但已格除目不下右揆以聞

越三日不獲命以信州遷奉請祠兩任主管台州崇道觀乾道四年權發遣南劍州未赴六年改福建路提點刑獄公事陛對論帥臣有名而無其實將副具官而非其人又論雜舉中外文武之才以備選用益縣令之俸而責其廉及捕盜官侯六考行賞執政奏擬秘書少監上可之仍令兼直學士院會草晁公武知揚州不允詔御筆改定公引故事乞罷不許兼國史院編修官初鄭聞草公制工改首尾詞公奏陛下取漢宣帝之言親制

贊書明示好惡敢因訓詞推廣聖意臣觀漢社稷臣乃在乎周勃之鄙樸汲黯之少文霍光之不學至于儒者持禄保位則公孫弘輩實為之故宣帝嫉之以為俗儒不達時宜葢有激而云爾使宣帝求真儒用之何至雜霸哉陛下以漢為監則士風趨向歸于正矣上曰卿學術精深記問該博又嘗曰平昔所藴可以自見矣自此當日夕與卿論文兼實録院檢討官加工德壽尊號公謂太上萬壽而紹興末議文及近上表例用嗣皇帝為

未安按建炎以後遥拜徽宗表及唐憲宗上順宗尊號册文皆稱皇帝議遂定趙丞相雄以中書舍人奉使賀金主生日宗室伯驌爲介御札生辰使兼賫國書一封理會受書公立具草有云尊卑分定或校等威叔姪情親豈嫌坐起後四日對秘殿上曰朕未嘗諭國書之意而卿能道朕心中事可謂大才賜坐久之欲退而不記來路上指示之命内侍導而出七年奏四事重侍從以儲將相增臺諫以廣耳目郎官專以旌外庸監司郡守

皆當久任上稱其為要務皇太子領臨安尹公既草制因奏恐别無被受欲依詔書體式降付東宮兼權兵部侍郎上云學士院湫隘公奏宮城不容增廣陛下欲卑宮室臣等居此亦過矣若遴選名儒而信任之不在棟宇之麗也除權禮部侍郎仍兼直學士院升同修國史實録院修撰有旨公與吏部侍郎王之竒太子詹事陳良翰對選德殿袖出御札引唐太宗魏徵問對以在位之久功未有成治效優劣若不自知各極陳其當否公

退而條陳練兵以圖恢復而用將之道未盡擇人以守
郡國而責實之方未至又指陳大將郡守數易之弊且
言貞觀政要四十篇既先之以魏徵論為君之道又著
不克終之戒于編末蓋是時惟徵為善諫願思太宗廣
諫諍之德使嘉言日聞治道日興上嘉納且曰方圖力
革二弊又奏諫官虛位願早擇正人先朝參用古制畀
其品而厚其禮責其盡言使姦邪望風畏戢消患未形
如近歲張松韓玉等使臺諫無所顧忌早為力言豈至

勞民費財始勤英斷雖天縱濬哲安能盡見工曰如人奕碁當局多誤惟旁觀乃見之朕自此知戒矣又奏人主無職事惟在察臣下邪正凡輕于任事而速于求售者他日必至敗事不可不察若疑儒者不足用而専謂才臣能趣辦令既累年其效可睹唐太宗之臣即隋之臣藝祖之臣即五代之臣非前愚而後智顧人主用之如何耳又論臣寮務為新説欲徼奇功王安石以堯舜之道告人主實行管商之術指司馬光蘇軾輩為流俗

尤當深察之上曰蘇軾卻是流俗可謂顛倒嘗奏江湖大旱上稱龔茂良措置有理公請出南庫緡錢二十萬代民租乃不乏事非不知大農急闕然艱食則盜起盜起則調兵費可省乎上曰卿議論殊善使朕聞所未聞謝曰臣惟以不欺事陛下兼侍講上以雨雪愆亢欲加精禱公奏洪範肅時雨若此殆言路曠官之證臺端一日不可闕今乃五旬不除上言未有人公奏百執事何至乏才兼御史臺令殿中闕具察官姓名取旨差權苟

未欲輕用人亦可舉行此制上驚曰朕不知此遂宣諭宰相具上又奏近奉詔以僕射名官非古欲更其名周之太宰卿也小宰中大夫也中間所改亦未可用上曰太宰令吏部尚書爾止欲為左右丞相如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皆可削公遂歷奏前古沿革而退八年權中書舍人公奏西浙為令日根本之地而賦税倍億反重于他路且戶部既理財朝廷又理財爭肆漁取致以隱漏為名增無實之税上曰此漕臣之繆公曰陛下既知何

不攺正因辭西掖且言外制之設正欲謹于出令凡有
未當欲其繳奏非専責以詞翰也上曰正有望于卿因
奏閫漕陳峴議變鹽法恐擾民難行又奏曹耜除府推
事上曰知其人才欲與寺丞公曰臣即有文字上意不
悦退而繳詞頭顧别擇俊寮協贊元良耜知嚴州公亦
免兼矣張説再除簽書樞密院王之奇賜出身並命公
當草不允詔奏謂昨者舉朝以為不可陛下欣然聽納
嘗云兹事誠誤旋即改命曾未周歲復有此除貴戚預

政公私兩失若謂西府間以武臣顧擇大將有威望者畀之臣非欲專任文吏也且當是時之竒亦嘗論奏令乃與說同升恐亦未當遽受也臣未敢具草時權給事中莫濟再封還御筆遂俱與外祠又趣公出門匹馬便面翩然徑行九年除知建寧府再辭不允中道引疾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天下愈高之淳熙元年除右文殿修撰說罷名還除敷文閣待制兼侍講六月兼權兵部侍郎嘗論改官舉削到部放散之制後雖潤色然自公

發之八月兼直學士院上稱公持重不迎合無附麗除
兵部侍郎仍兼侍講進太上尊號詔草上曰此文難于
言而温純典雅無一字可議公奏向者初上光堯之號
臣已預議庚寅之詔亦出臣手上愕然曰前詔亦卿所
草耶兼太子詹事上論史事公奏李燾于史學如嗜飲
食長編攷證異同罕見其比嘗論用人惟上智與下愚
不移中人惟上所御為官擇人則引中人為君子若為
人擇官則引中才為小人令不及數月已望遷擢後將

無官可遷願力革此風愛惜名器又奏兵將官剗削等事上曰令不如此且言王友直極廉安有剗下公曰昨聞殿司進羡餘二十萬緡此何從而得上曰朕已不受公曰雖則不受當思其所自來上曰統制官不治財賦統領卻治之可相關防不致妄費公則曰此尤非也主將而下須令各得懽心令因小利更相猜察情既不通緩急何由得其死力又奏聞陛下日御毬場固知不忘閱武然太祖二百餘年之天下屬在聖躬可不自愛上

作色曰卿言甚忠得非憂銜橜之虞乎正以雖聦未雪不欲自逸耳又奏聞金星近前星上曰止是略近公曰天道高遠當論人事武士擊毬太子亦預臣甚危之上曰卿可語太子公曰太子人子也陛下命以驅馳臣安敢勸以違命陛下勿命之可也陞兼侍讀大禮執綏備顧問除吏部侍郎奏朝廷守至公之道有司持一定之法行以無私孰不心服近乃有任怨之說法行以公人自無怨上曰朕每諭大臣彌縫人情無有是處四年除

翰林學士奏自唐至本朝優待詞臣以其無簿書之冗可以朝夕論思或有補于治道得人固多最可慕者陸贄歐陽修而已若乃進則有隱退則不密擠人而利已揚已以取名安能逃日月之照哉上曰學士宴見無時至為親近五年為御試詳定官屢乞去上問文士可代者聞呂祖謙能文公謂翰苑須用有學問者祖謙涵養既久習知典故史院甚得其力不但文字之工也得旨撰選德殿記又命書之後内直宣對别令中使引至碑

下傳旨記文詞采贍蔚名卿觀覽既見上入有博美之稱歸至玉堂御書白居易七德舞賜之墨猶濕也後進呈皇朝文鑑序上曰卿之文在廷莫及真匠手也除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嘗論本朝專以仁立國兵非不用而以禁暴安人為本上曰兵勢似弱公曰仁故似弱實非弱也社稷靈長職此之由上曰所以並無禍亂公曰本朝似周彼秦兵雖彊興衰竟如何六年詔禮官詳議明堂典禮公奏祀帝祀天以祖宗配此前朝已行之制

世俗止誦孝經之語未嘗深攷其義致以今日為疑由是定圜丘合宮互舉之議公再執綏草赦引周漢故事有曰倣經路寢有皇祐之彛儀徧秩羣神有紹興之近制益明著古禮以示來世也禮成獻詩又進動天之誠工曰動天誠當以德惟知道乃可語此公曰皇天親有德饗有道此豈聰明作為所能為哉除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承旨論六部長貳判依字遂改為從嘗奏祖宗涵養善類名卿才大夫相望自章蔡沮士氣以壞風俗

獎讒諂以植黨與卒致播遷之禍中興一洗前獘得人

為多秦檜以患失之心濟忌刻之資引庸人以充侍從

對畢輙納副封既出其門無所不有人才衰落貽患至

今論思之職上規人主次及大臣下及四方安可納副

封耶願博求文武之英布列中外上曰如曾開輩令豈

易得又及舜之無為非皆無所為也特不為期會之屑

屑耳又言自古上自人君下至士庶鮮有不為左右前

後之人所牽制者上謂公視草勞甚公奏臣素無汗馬

之勞致此爵位正使宣力文字之間未為勞也上曰翰墨之功豈小補哉若大述作固當煩卿七年五月除參知政事上曰近見卿遇事殊不依違執政之于宰相事任非遠自當和而不同公曰韓琦歐陽修殿上日有所爭退則懽然無間最為可法後又嘗曰前此宰相議事執政更無語令乃肯各述所見公奏大臣自應互相可否秦檜用事執政至不敢措一辭後遂以為當然臣嘗以紹興初聖語示同列勉其協濟況陛下虛心無我惟

恐臣下不言人臣乃欲自是乎惟小事不敢有隱則大事何縁蔽欺八月以久旱御筆付三省求直言初回奏慮所在因是皆有賑濟之請公言上明目達聰而吾儕不能將順獨不愧于心乎萬一上自行之或以此奏示外豈不獲罪公議相亟從之又奏聖明在上星變旱災殆繇臣等所致上曰若封事及大臣朕須留中公曰付出何害未聞有過而人不知也昌化有箭穀得米相以上再三及此議宣示外廷公曰天若為瑞必無水旱乾

道間有以九華山竹米為瑞而得罪者且宣和有兆豈是休徵遂已有乞改常平不以赦原之法公奏紹興中因孔括申請遂與謀叛等同科乞令削去祗從海行法遇兩赦或非次赦聽原公嘗極陳民困之由上問其故公曰且以平江府論之二十年前歸正添差等官歲用五萬緡今乃數倍支移折變之數日有所增齊民安得不困此特其一爾上為之悵然進呈湖北月樁錢數公曰固出于不得已亦須平時有以存卹去歲旱荒若非

陛下先事賑救禁戢苛暴何以免流殍之苦舒州汪革始謀不善若如前代失軍民之心則乘災唱亂必致蠭起彼亦安肯束身自歸于司敗所貴得民正為是耳此非倉猝所能成其來有漸矣上大以為然上嘗謂樞密非古官公奏在唐止司傳導五代始置崇政院分宰相之權神宗亦有意廢併聖諭可謂盡善但二百年官制難以驟改不若且令二府互領更加熟慮有恃長樂之援求為郎者上俾諭給舍公奏臺諫給舍與三省相維

持豈可諭意不從則失體從之則壞法命下之日臣等自當執奏上曰卿等肯如此任怨公曰當與而不與則有怨不當與而不與何怨之云上歎曰此所謂任責非任怨也上嘗言唐鑑一書興衰治亂之理甚明公奏祖禹著書皆可備乙夜之覽篇篇即是諫疏九月除知樞密院事上曰卿才堪其任三省本未可輟卿每見難處之事卿以數語決之可謂敏矣上謂公如統制官之類可時與之接以觀其才公因奏雷世賢說淮南地形緩

急欲守滁臣謂不然盧和則當其衝滁沮山林可自守而不可以禦敵楚州舊屯軍八千雷世方乞止差鎮江軍五千人公奏山陽控扼清河口韓世忠實屯重兵今無故減戍他時或增必致敵疑揚州武鋒軍有衆八千本屯山陽若歲撥三千同戍誠為兩便十年奏白氣自西南亘天宜為兵備上曰日脚之氣冬常有之公言此日官相寬之詞然有備乃能無患上嘗歎養兵費邦賦之八公奏自古未有五十年屯兵不解古者講和則罷

兵令既有歲幣而兵不敢徹所以倍費文州蕃部刼殺二漢人吳挺止申照會公請督其根治使知朝廷事必留意不敢忽畧日有萬幾不察于微弊不勝救上曰自昔多因不防其微馴致禍敗溫州軍士喧悖憲司欲先定汪義端刻削之罪仍正紀律公奏此風不可長恐兵愈驕郭杲請移江陵萬二千人與其孥永屯襄陽公言止當以兵之半分戍杲謂襄陽為要地而江陵亦在江北為吳楚喉衿爭辯甚力乃許萬人且令騎兵盡行上

眷公益深嘗奏事退特命中使賜御筆卿臨事明敏而
有決朕每嘉之宣諭金主避暑壽安所從器用倍多且
分諸子出鎮或謂欲至東都秋間議過上京公奏當豫
為之備甚詳上稱公通練軍政深副朕擢用之意公謝
曰臣本以文墨受知豈能曉暢武事誤蒙任使不敢不
勉彼方恫疑虛喝正恐我或先動所當精擇邊將鎮之
以靜上曰朕嘗戒臣下以公心人自無說公曰所以私
者欲收人情其來無窮得者寡不得者衆若不裁以公

道恐譽者不若毀者之多以陛下聖明臣等智慮所不及則有之何敢有所欺也十一年奏廣中鹽法既更州縣空之事勢可憂詹儀之胡庭直皆賢而才短故鋭于革弊而不能計其後已而果然公言趙汝愚在福州百廢具舉孜孜國事殆不多得王希吕緩急可當一面彼小廉曲謹雖無瑕可指卻恐誤事上曰如趙雄汝愚希吕皆帥才也義勝軍皆契丹渤海漢兒慕義來歸屯于興元御筆以金商山險欲移襄陽用騎之地聞其營砦

遣火因以遷之公奏路經金洋當先計人馬之數使郭杲于襄陽豫辦方可議遷更令彭杲具以此意深察衆情御批卿謀慮深遠良用嘉賞六月拜樞密使上曰卿在西府光前絶後若有邊事宣撫使惟卿可他人不能也呈諸軍陞差籍公奏已及一季欲間白一二雖不專用此取人亦因以察其能否使主將不敢容私上令赴樞密院審察後池州李思孝自言正將二人不能開弓乞與罷軍上曰此皆樞使措置之效兆牒以上京道遠

權止賀正生辰使一年宣諭卿等料未必遣使令果不來可謂廟謨矣王希呂乞增兵戍廬州上以萬弩手民兵已多止可分數千人公奏須與萬人蓋當以正軍為主則帥司可立帥司既立則沿淮歸正山水寨民兵皆為我用矣十二年留正申西兵已免起二年令年取㫖上以三衙不可闕欲令發來公奏襄陽兵少閻世雄欲得此入敵不得志于四川又嘗送死淮南深恐睥睨荆襄遂與一年金州謀帥公欲令侍從管軍薦舉上曰大

帥當自上除授公曰舜用九官皆咨四岳與其私薦不若明揚若能孜實孰敢妄舉因論邊報異同上獎諭云事無大小卿皆究心公又曰天下安有不可措置之事上曰昨密問一事卿便條上數端深謀遠慮朕所不及也上謂王藺論事頗偏公奏藺雖稍過然汲黯在朝淮南寢謀盡言而不顧身者陛下左右豈可無此等人況以獻納為職若上下相蒙非國家之福也先是御筆達實契丹欲加兵于金果有之在我豈得漠然固不可違

誓或有釁端何以為詞公奏彼一方小警何至移文宿泗若果有釁何患無詞急在間探精審耳至是又諭結約夏國事公奏頃嘗因任令公帛書通信金以示范成大夏國難保如此似未可也後又報呼嚕大王據上京上問公公奏茲事體大當隨機應之未幾上諭公所傳皆妄樞使真有先見之明矣廣東帥潘畤以擅斬逃兵自劾上批無罪公奏帥無便宜之文不經録問詳覆而斬四人雖鋭于除惡然人命至重不可輕許洪邁守婺

誅首亂六人止是放罪後不妨旌賞十四年二月乙亥
宣諭卿在樞筦凡事無不經心更旬日拜相後人難繼
丁亥拜右丞相尋兼提舉國史院會要所敕令所上諭
以擢用人才及委任之意公奏東府事繁非西樞比自
古鮮有無事時令賴陛下勤政内外晏然殆將二紀此
正可懼之時當思經遠之計又奏舜禹君臣相戒唐太
宗不存形迹臣等過失望陛下隨事戒敕免積罪戾臣
有所見不敢廢弼直之義曰有論奏動係天下休戚比

至給舍繳駮臺諫論列已為後時不若致審于初又奏人才不失之虚夸則失之緘默凡宂宜求篤實為國者大旱求退甚力上曰方賴卿等協贊若捨朕而去誰與共此又請依慶歴中例降秩一等亦不許徧禱羣望下詔求言遂奏實惠及民莫若寛減夏税施德當自近始會稽和買詭避至多請權免一年徐議釐正秀州乞權減大軍總制錢二萬餘緡吏擬勘當公曰此豈勘當時耶奏竆之上方篤意𢓡荒其所以賛寛仁之政不可勝

紀封事多言大臣同異公奏豈可尚同要當各盡所見
臣每謂同心體國茍有未然雖面相詰責何害止欲歸
于是耳若人才邪正政事得失安危治忽所繫自當反
覆論難陛下復祖宗密白之制使三省官覆奏而後行
正欲斟量可否上下相維非止奉行文書也高宗上仙
始末稽攷制度奏置山陵五使贊成聖孝哀禮兩備初
欲用顯仁例遣三使公固謂事體不同不當曲徇會賀
生辰使至上在喪次議令館伴使發遣公奏賀禮固不

可行但彼遠來朝無一辭于理未安遂口占數語使歸報後正旦使將至或請權易淡黄袍御殿受書然後素幄見使者公力陳不可止以縞素引見使者果心服手詔討論皇太子叅決庶務典禮初欲開資善堂公奏天禧時仁廟尚幼始見輔臣恐不可用西晉有宣猷堂令作議事堂可也十五年正月戊戌公請上特御延和殿令宰執奏事畢然後過議事堂思陵發引公奏陛下既行三年之喪又用七月之制永熙故典吕端一相猶攝

太傅親往而有司欲用顯仁舊例非是遂再拜請行乃
以公攝太傅上慮使人堅欲上壽公奏引見受書即是
成禮上壽時不過隨班拜舞若奉觴致詞皆無所預臣
等保無爭執上欲先令侍從臺諫集議公曰國家大事
謀之帷幄中有不必詢衆者況事理曉然不必徒為紛
紛上尤稱奬卿能任責如此國之幸也仲冬之初留身
奏臣歸自陵下即欲求外緣京鏜使回聖慮來賀者求
報復今臣少待人使已行願乞體骨上奬勞再三忽宣

諭比年病倦欲傳位太子卿須且留公奏聖體康寧止因孝思稍過豈應遽爾勤勤上曰禮莫大于事宗廟而孟饗多以病而分詣孝莫大于執喪而不得日至德壽欲不退休得乎朕方以此委卿公泣而退十二月壬申密賜紹興傳位親札辛卯留身議定二月壬戌之吉又命公草詔專以奉几筵侍東朝為意十六年正月己亥拜左丞相壬子始因奏事宣諭二府旬日當内禪又令公留身呈詔草兼提舉玉牒及監修日歷二月辛酉朔

降傳位詔翌日上吉服御紫宸殿公奏陛下巽位與子古今盛典再見聖朝中外同慶臣等輔政無狀自此無由日侍天顔無任依戀之至哽噎幾不能言上亦泣然曰正賴卿等協賛新君光宗問當世急務公奏用人求言二事尋即降詔公積階至特進爵自管城縣開國男至滎陽郡公歷封濟許二國三月拜少保益國公公以三孤之官不應以霈恩而得力辭不可又乞回授至于四五不得已而後受焉奏以朔望之次日朝重華宮五

月求去甚力既而諫省有言請益切除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言者不已副端助之遂以少保充醴泉觀使而歸孝宗賜金器勞問紹熙改元判隆興府辭不赴二年除觀文殿學士判潭州親理郡政不以簡貴自居罷倍稅牙契錢二十萬緡三年四月復元職七月坐所舉官以賄敗降榮陽郡公四年八月復舊封冬易鎮隆興五年力求奉祠主上踐阼詔求言于舊弼公奏四事曰聖孝曰敬天曰崇儉曰久任皆訏謨也遣閤門官賜少傅

告一再辭免始許貤恩慶元元年公于是年七十矣三上表引年遂以少傅致仕嘉泰元年布衣上書及公姓名臺評降一官明年乃復四年十月庚寅朔薨年七十有九累食邑一萬五千六百户食實封五千八百户遺奏聞上為震悼輟朝兩日贈太師賻銀絹各千仍命弟之子縝添差江南西路轉運司主管帳司以護襄奉尋賜謚文忠娶王氏監察御史僎之女封益國夫人先一年薨一子即綸也朝請大夫行大理司直孫顥宣義郎

新監饒州浮梁縣景德鎮兼烟火公事孫女五人長適承事郎監嘉興府糴納倉蕭汞餘尚幼初益國夫人葬廬陵縣斗岡之原十二月丙申奉公之喪合焉公在高宗朝已擢臺察事孝宗最久始皆以詞章受知可以平揖美官而秉心不欺遇事輒發不復顧身屢蹈復奮上久而深察其精忠北門之官有四公徧為之前後十年兩宮極孝治之盛講慶壽加尊號親祠赦宥立后升儲過宮出郊無非盛事大典公皆在屬車間鋪張揚厲實

有以佐宋之光明若水旱災異夷狄寇盜之辭咸無焉
自參預樞筦以歷二揆又涉十年榻前論事出入經史
練習典章動有援據不為空言故天子聳聽嘉奬而同
列自以為不及以國事為已任進退人才一本公道養
民擇守憂邊訓兵仰贊睿謨慮周而敏被遇日隆數當
大事典禮論議裁處曲當内禪尤為至重吉日徽稱宫
名母后孝宗獨與公素定于數旬之前近將浹旬始諭
宰執注意委任可謂不膠漆而固矣天資超穎非凡材

可及而體夫子忠恕之道大易勞謙之義孝友淳篤事從兄如諸父自奉甚約絶聲色之娛周䘏族姻具有恩意官同姓者六異姓者五少自號省齋居士中年曰青原野夫既貴而閒曰平園老叟孝宗生于丁未一時輔相多在丙午丁未間公及丞相王公淮叅政錢公良臣同為叅樞人謂三府為丙午坊公嘗作詩用文潞公同生丙午之韻告老之後猶引故等夷之齊年者遇生朝同會用韻賦詩者數年方其端委廟堂一介之善收拾

如恐不及退而均逸汲引無虛日士類莫不歸心焉以
文苑英華及六一居士集訛舛太甚率同志者朱黄手
校如老書生鋟板家塾以惠學者卜築貢院故基公實
預薦此地故以充賦名堂作唐虞二典閣藏兩朝内禪
詔書洎崇陵宸翰又爲玉和蜀錦二堂皆自爲之記晚
歲康强神明不衰天下猶望公之再起不謂天之不憖
遺也嗚呼殄瘁之痛四海所同有如鑰之不肖素辱知
遇假守東嘉屢有收用之意未滿秩而公已歸氏忝代

言公之除少傅暨加恩兩預草制又四作不允詔書甞蒙摘句稱賞投閒以來書函詩筒倍加奬予當世銘記多求于公間使鑰書之公已書丹或徑以賤姓名題蓋此意甚厚皆非所敢當也甞竊謂公初入禁林自謂所慕者惟陸宣公歐陽文忠公公之始卒絶似二公者無事不言無言不盡而卒至大用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既不媿于宣公而得時遇主無追仇盡言之患文忠晚居于潁望瀧岡而不得歸公乃優游平園使里人矜

式是兼二公之美而又無遺恨者也若克勤小物誘掖後進皆公之細不勝書有省齋文藁別藁平園續藁掖垣叢藁玉堂類藁詞科舊藁政府應制藁歷官表奏奏議奉詔録承明集玉堂雜記龍飛録親征録及閒居紀録等書總二百卷藏于家其行于世者已多屬文之士傳誦以為模楷公之文不待贊揚微至題跋之語攷古證今歲月先後通徹明白讀者歎服末為三忠堂記謂歐陽文忠楊忠襄胡忠簡皆郡人也精確簡嚴幾于絶

筆嗚呼一代風流于焉盡矣鑰何足以銘公銘曰
世非乏才何謂才難有君無臣自古所歎吝驕平凡動
則為已不合是憂安得奇偉直道而行無患失心一有
遇合奚翅斷金於皇孝宗才選于衆誕謾畏縮慨不足
用堂堂益公負王佐才始以文名芸省蘭臺高文大冊
追配古作獨步禁林不負所學二十八年相為始終屢
踣而奮致身上公堯既授舜舜亦命禹首贊大議龍飛
再覲功成身退樂哉平園晚陳四事不已于言既挂衣

冠無與世道胡不百年遺此一老星隕于堂人之云亡
不亡者存文章光芒惟子是似觀行取則後其有興視
此銘刻

攻媿集卷九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攻媿集卷九十五六

詳校官右中允臣薩敏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脈

校對官中書臣朱昕

謄録監生臣李學膺

攻媿集卷九十五

宋 樓鑰 撰

神道碑

簽書樞密院事贈資政殿大學士謚節愍王公神道碑

嗚呼靖康之禍慘矣自古所未有也而一時伏節死義之士絶無而僅有之人皆以為祖宗涵養幾二百年不

應至是殊不思自熙寧時當國者惟務變更尚同忌前風俗大敝至章蔡用事日甚一日凡忠臣義士禁錮困苦不容立于世如是者有年矣一時攫取美官當事任者非諂佞姦宄則闒茸貪黷之人禍變忽起搏手無策首尾衡決廟謨顛倒甚則賣國抵巇以圖身利安知所謂主辱臣死之義哉當是時而有奮身犯難國爾忘家者自非豪傑之士不待文王而後興者安能及此建炎以來募有能使絶域蹈不測之淵者冠蓋相望然亦多

以高爵重禄所誘若夫捐軀盡瘁機智勇辯忠義出于天性而又有以濟國事及其事出倉猝執節抗敵卒徇以身如節愍公者比之前後諸公又其卓然者其可無傳乎公諱倫字正道世為大名府莘縣人六世祖祐以文章起家事太祖太宗為名臣是手植三槐者也終兵部侍郎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追封晉國公生三子仲子文正公旦相真宗而王氏益顯始居京師季子諱從九從日官兵部郎中贈太尉則公之五世祖也曾祖

端通議大夫贈太子太保妣李氏贈秦國夫人繼李氏贈魏國夫人祖元朝請大夫贈太子太傅妣趙氏贈福國夫人繼晁氏贈定國夫人父毅朝散郎贈太子太師妣李氏贈慶國夫人太師在政和間甞上疏論蔡京罪惡乞正典刑因是得罪然則公之氣節有自來矣公生于禮義之門而少有大志不護細行喜立奇節輕財好施貧而無悔讀書見古人義槩事必慨然慕之徃來京洛浮沉俗間頗以俠自任聞士夫之賢者傾心事之宣

和之季知天下將亂欲入廬山為道士靖康敵犯京城
公以太平日久官軍驕惰不可用于是上書言民兵之
利欲使貧富相資以弭内憂書奏名對翼日授迪功郎
充都大提舉守禦使司幹辦公事敵先攻通津門拐子
城公説統制官鄭建雄選健卒縋而出戰敵失利小郤
録立功姓名為之謁都太守禦使孫傅傅欲置籍次第
之公曰首戰獲捷行賞豈可緩耶願以便宜從事傳從
之士氣十倍是以一拐子城敵攻之兩旬不能下十二

月戊申敵自宣化門入公往麗景門見統制官渠慥曰事亟矣請速分兵扈法駕上召見公宿禁中乞命慥將兵保東華門班直蔣宣等率衆聲言奉皇帝奪萬勝門以出入欲刼内帑公復乞以慥兵三百與左言俱入斬蔣宣等餘皆股栗聽命或云始公欲入而未得日䢖李丞相邦彦之門會有旨前宰執赴殿廷議事公又遽曰此某效鳴之時也李擕以入忽于殿下嵩呼欽宗愕然使問之即大言曰臣真宗朝故相王旦之孫也有致君

澤民之術無路自進比歲嘗上書言大遼不可滅女真不可盟果如臣言今無他策京師豪俠臣皆識其人平日能服役之當募死士數萬奉陛下侍上皇挾諸王決圍南幸欽宗忠之慰勞甚厚解所佩夏國寶劍以賜命整齊六軍名募死士且以片紙批曰王倫事成可除尚書兵部侍郎既拜賜以出次日再對自言已得數萬人悉願效死幸陛下勿疑且請上御祥曦殿慰安中外時有勸上幸青城者宰相何㮚已主和議將用其說上以

問公公曰此必誤國非臣之所敢聞上悟曰倫之言是也臬進曰萬一誤國臣當伏死公怒髮衝冠臬叱曰若何人敢至此耶公亦叱曰爾何人乃至此耶又面斥其不材寡謀必誤大計或至天子蒙塵雖誅相公數百輩何益臬怒謂狂生言既不用恐為亂請上誅之且乞就令衛士執之上意未決公執御批立于從班中以免又次日臬晝旨送御史府將置之死地賴上全護獲免用事者乞換公左武大夫吉州防禦使帶御器械公皆不

拜止循修職郎已得間出都矣二聖北狩公見張邦昌
問國璽安在何不齎迎大元帥康王同聋拱侍淵得璽
遂行會聞大元帥已次南京即與淵倍道奉璽勸進高
宗移蹕維揚公走行在上書自伸前志乞使沙漠問二
聖起居時高宗正思擇人即轉朝奉郎借朝議大夫試
尚書吏部侍郎河東大金軍前通問使制詞略云胄出
公侯資兼智勇朕方俯同晋國命魏絳以和戎汝其遠
慕侯生御太公而歸漢金帥尼雅滿尼雅滿舊作亟焰熾甚

粘罕今改後同公與之抗辯旁若無人金帥憤怒留之雲中從行者多不堪公談笑自若勉以節義然尚未知兩宫安否日禱于天以朝通夕死為言有商人陳忠告使臣楊永亨曰二聖太后在黄龍府公以語副使朱公弁及洪公晧曰此天所賛也即遣之金使達上意由是兩宫始知本朝中興而江南之信通焉一日尼雅滿使烏陵思謀至驛尤為桀驁公藐視之語及契丹事公曰我道君皇帝與大金先大聖結盟海上約為兄弟大金與契丹

相持師老糧盡使使告急即遣兵進援于委頓之時使成雲中之功豈非有重恩于大金耶契丹已滅大金之臣屢請南下先大聖恐敗盟約終身不從後忽稱兵至使二聖北狩生靈塗炭但知貪目前之利天地神明安可欺也大金累年喪失人馬不可勝計殆先大聖冥冥之中必有所不佑比渡江深入崎嶇敗衂可見我朝德澤深厚人未厭宋今主上法令一新賢才並用必圖復讐盍為遠謀歸我二聖太母天眷復我土疆講兄弟之

好使南北赤子免肝腦塗地之若幸為贊成大計思謀沈思曰侍郎言是也當達此意明年春尼雅滿忽來盛陳兵衞延入問曰使人來者數輩于吾所問皆未知對令乃遽欲議和決非南朝實情直侍郎私意爾公曰主上臨遣若非尋盟來復何人人衆能勝天天定亦能勝人惟公裁之尼雅滿不知答紹興改元乃以公歸議事二年秋入境有旨趣覲具奏羈留曲折敵情底藴天語勞獎特轉右朝議大夫充右文殿修撰主管萬壽觀賜

銀絹二千匹兩官其二弟一從子公之將歸曰洪皓母老請以所議付之尼雅滿不從遂攜皓弁書歸奏各授其家時劉豫犯邊和戰未決三年韓肖胄使還金遣李永壽王詡踵至驕倨不可告語上聞之曰非王倫不辦此名問之公曰彼性貪但邀賂耳上問幾何時在御書院奏曰但得案上物足矣上聽取去凡筆格鎮紙之屬皆精金為之公袖之拜以出徑入驛與道雲中時事且曰主上喜公等遠來故加勞賜宜拜以謝一人不自知

鄣之屈也借左朝議大夫尚書吏部侍郎充送伴使廟堂擬除邊帥公謂前在敵境知烏珠幾為我禽按烏珠舊作兀朮今改後同山東河朔久望王師機不可失力陳進取大計詞意剴切覬上親征大臣難其請主管江州太平觀居會稽七年春徽宗皇帝顯肅皇后訃至除公徽猷閣待制借直學士左中大夫樞密都承㫖充迎請梓宮使至南京偽齊授館于鴻慶宮移文取國書及使指公曰國書當納金主使指無他報謝訃音迎護梓宮而已明日

又來曰大金與齊一也國書當赴齊相府驗實遞至軍前俟得報然後可進公曰有死無二願勿復言再三迫取不遂頓鐫餼廩增兵圍守莫不失色公曰無能為也金遣接伴以九月渡河見金帥達蘭于涿州按達蘭舊作撻辣今改後同問過淮已久何來之遲公備言劉齊邀索住睢陽者數月因言豫在本朝曾擢臺諫外樸內姦營私掊刻民怨神怒方欲喬噬兩朝能保他日不為大國之患乎恐妨遠圖敢布腹心問曰若將豫與南宋能制之否公

曰皇帝聖孝神武卧薪嘗膽志在恢復但以天下為度不忍輕以動兵豫之父子忘背國恩孰不願食其肉倘欲驅除何難之有痛言利害泪滿茵席達蘭顧謂烏珠曰江南有忠臣如此何慮不能立國越夕使人導意云侍郎少休已馳奏矣是冬廢豫使謂公曰歸報皇帝强梗掃去自此和議無復間沮但有當議者須不倦以終之于是仗節來歸上在建康嘉歎累日好賜特異徑除所借職任明年又往見達蘭于祈州出諸軍招誘蠟彈

旗榜八百餘通詰公南朝欲和而沿邊日獲姦細文字語言無理奉使只是款兵相陷耳公曰奉命三至專以講信修睦諸將徒見往返猶豫各欲乘時求尺寸之功若和議一定朝廷明降約束豈復敢爾二酋相視無語初公之族有留京師者季父存欲結太行義士徑擣敵巢聞公拘雲中密以書來公大喜報曰某自恨疲駑無以佐中興辱示正愜素心幸竟斯事未及發而謀泄捕存黨囚之地窖至是知為公之族押存付公存既還改

合入官金遣張通古烏陵思謀報聘使者朝謁進止祥華曲盡臣禮上因賜之酒思謀從容進曰陛下知劉齊之廢否始因王某極言遂了此事真口伐也北朝將相重之如山斗真社稷臣也上欣然領略于公益加信任御札令公籌度別以金器龍腦茶具賜思謀公亦拜賜復借龍圖閣學士為迎奉梓宮使兼請太母淵聖祖宗山陵上念東朝之歸尤切丁寧告戒曲盡聖情公泣拜以辭期于必濟既見達蘭具宣上旨願親見郎主敬請

達蘭曰非不欲侍郎至闕下但九州之外荒寒殊甚恐不堪疲勞公請益力明日遂行既見金主謝其廢劉豫且伸祈請金主喜公之來撫存加厚且曰山川太遠不易跋涉公曰今日獲遂所請少效使臣之職雖死之日猶生之年詎敢以登頓為勞嗟異良久宴犒連三日遂決大議歸奏上大悅除龍圖閣學士侍讀金遣蕭哲石慶元來及境而不肯進揚言曰此非他使之比豈可用平時禮數相待邀索百端迓客者無如何副使藍公佐

密奏乞命公一行偕端明殿學士侍讀充計議使哲等聞之即日渡淮相見有慙色曰何煩端明遠來旣就館舍公索副書及議朝見哲愕然旣不肯道所以欲損朝儀公曰如此則當再詣河北軍前議之退取旨欲行以足瘡未能陛辭哲問館伴使兩日不見王端明來議事何耶上聞之即俾公力疾入令子弟扶掖賜坐命以調護哲問連日何不一見公曰簽宣不遵故事已被命再行當少須回日議定二人作番語久之徐謂公曰不決

于此遠去何為公曰既不相聽何憚一行哲方肯啓國書割地講和許還兩宮及梓宮既入見起居進書如儀上下喜懌九年春真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賜進士出身充迎護梓宮奉還兩宮交割地界使兼東京留守公既交河南寛恤疲民大發倉庾以賑窮乏烏珠留數百人取偽齊留貲名落後司公聞其紛擾盡逐之民始安堵烏珠一親信人見公若欲有言公屏人問之遂言烏珠有害達蘭之意公厚遣之即密奏乞令張俊

守東京韓世忠守南京岳飛守西京吳玠守長安張浚建督府盡護諸將以備不虞上以示大臣持不行速從北去六月渡河北至會寧府聞向之主和者盡為烏珠所屠事皆變矣既見金主令耶律紹文作宣勘官傳言問公還知元帥達蘭等罪否答以不知又問交了許多疆界而略不及歲幣却欲一一如請只知有元帥不知有北朝耶公曰前日蕭哲等齎書至本朝許割河南歸梓宮太母淵聖天下皆以金國不忘海上之盟庶幾與

民休息行人則往來通兩朝之好耳豈有他哉是日風雪寒苦詰難數十反公忠憤激烈辭氣不少沮見者為之喪膽歸館又遣紹文就驛受辭公對如初度必不得歸通夕密語副藍公佐曰前過汴都已知事變亟奏上矣知閤若歸乞檢前奏急命諸將分守所歸侵疆無令輕失中原敵至今日已如强弩之末烏珠不達時變貪而無親將自取斃往回幽燕父老談道本朝未始不泣下咸知君明臣良必大恢復忍死以待太平金之貴臣

往往輸誠相結衆叛親離久矣他日若來請和當盡復
土疆則可與議又去年耆稟宰執乞不發歸正人切無
苟且以失後圖自是四旬無所聞十一月庚辰紹文至
驛傳言問公向拘雲中本無還期曾不知恩反貳我君
臣令遣副歸以待待報將分驛與公佐酌别云區區悉
已前白無一語及其私留河間六年金以公爲平蠻三
路轉運使公力拒之驅迫日甚公曰君命無貳臣之節
也貳而苟官爵倫實恥之又脅以威且曰受命則生不

受則死公乃振衣冠南望行闕再拜稽首厲聲言曰先臣文正公旦勲業炳然臣為國將命猥被拘留復以偽命見逼敢愛一死上孤國恩以辱君命于是大慟斥罵使者聽其絞死實十四年七月戊午也是日秋守澄霽忽陰雲晦冥風雹雨雪咫尺不相覩城郭内外地皆震裂數日不已河間人懼甚急立公祠家繪公像以奉之明年公之訃始聞天子震悼特輟視朝報其家贈左通議大夫賜銀絹各千敉就平江府安葬仍令有司應辦

享年六十有一娶陳氏封安康郡夫人二子述朝請郎通判光州軍州事贈奉直大夫逸朝請大夫主管華州雲臺觀述之子五人朴承奉郎棣承直郎監三省樞密院激賞庫杞修職郎監行在打套局柟中奉大夫守將作監兼知臨安府主管兩浙西路安撫司公事樞將仕郎曾孫五煥炎從事郎新監衢州都酒務炳鄉刻女七逸之子四人梓通直郎機文林郎新臨安府觀察推官棠迪功郎新光州録事叅軍杓迪功郎新監常州薛堰

犒賞酒庫曾孫八焯從事郎隆興府分寧縣主簿焌熇
燧爚熺煇燦女九公之亡也時相専和戎之功又忌公
之死節令公家止稱在金身亡故卹典有未盡孝宗淳
熙初搜訪知之始命杞栩機皆為將仕郎述自聞凶問
擗踊號絶勺飲不入口者五日是冬冒萬死與從兄遵
同北方豪俠訪得公之骨于河間歸葬于長洲縣陽山
大石塢之原嗚呼古之虜使止以専對為能若公前後
五反烏珠尼雅滿達蘭等皆貪如狼暴如虎未易以口

舌辯也性根忠義藐視凶酋隨宜應對悉中事機以濟大事投身鼎鑊刀鋸之間氣不少讋智意橫出他人莫及臨死生之際又洞達勇決如此非烈丈夫能之乎述等撫公言動及使事始末懼禍久不敢出郎中鍾離公松嘗為使屬知公尤詳乾道間始敢狀公之行紹興元年請謚于朝禮部尚書倪公思為太常博士議以節愍易名鑰時在攷功為之覆謚又二十有二年當嘉定之四年公之諸孫求銘距公之亡葢六十八年矣比歲權

臣妄開釁端橫挑強鄰以為功在旬月兵連禍結始謀講解無敢行者栩時為城南廂官帥臣言其有異才又自以大父之志未展被命辭母而行至再至三卒就和議可謂不忝其先矣擢帥淮西進尹京邑皆有聲績其進用未艾也于是列公之節請于朝特贈資政殿大學士廟號忠肅而公之名益顯矣鑰妻祖工部尚書俁實與晉公分派居宛丘公最後出疆之時語尚書曰此歸當講宗盟而竟不還兩家尋此盟久矣閩船淹公之從

孫行也與錀締婚又助之請錀生晚竊慕公之節義有年矣謹摭行狀之大概參以槐庭濟美集中與小歷遺史雪溪王公銍所作御劄銘序與其子明清揮麈録及網羅舊聞以就此碑大懼氄䝉之文不足以發潛德之萬一抑聞之韓信不顧酈生之烹李靖以唐儉爲安足惜故使絶域者惟恐其用兵于後公每先以酈生唐儉自處將行必請戒飭諸將練兵備器脫有可乘之機不必以臣爲慮雖閒居于外時時貽書宰相請措置兩淮

山水寨以陝西弓弩手法行之沿邊以俟大舉間有召
命家人相賀則泣曰大將富貴俱極誰肯進討見上必
傾盡愚直又將觸怒大臣未知死所何賀之有然則公
之志豈專以求和為功哉嗚呼天未悔禍强敵尚存九
京之英必有遺恨此忠臣志士所以痛憤而不能自已
也一時假吏必取通儒與之俱其有才智可與同患難
者雖屠沽所不廢自以品秩雖微事君以人不敢不勉
聞有欲以貨取者輒矣曰是豈所以遺子孫耶及其被

留士子十餘人競願從公止許留七人有蜀士張大時者年最高且多病終不相捨其能得士心又如此烏珠之犯順昌也逆風暴雨戎壘深濘大為劉公錡所破烏珠輕騎宵遯行一舍問知不雨始稽顙三歎曰小人不信王端明說南朝國富兵强徒虧和好咫尺不雨是天不容南牧而小人違天也乃折箭誓不復敢輕舉三日馳至韓州劉公後親以語公之長子且曰畫淮之約何遽如許茍繹公之言徐與之議則版圖歸復何止河南

而已劉公之言必不苟嗚呼此尤非人力之所能為也
公初自奮于稠人中驟膺欽宗之眷後又身任南北之
議其事曰偉及其死節則雖有異議者至是翕然歎服
惟公之終始天下喜聞而樂道之而登載于書者各誦
所聞不能齊一今特表公之大節以厲世之為臣子者
其間小有異同尚可略云銘曰
三槐之王族系繁昌衣冠鼎盛名德相望公生其間不
扶而直少慕奇偉人未之識干戈雲擾忽逼神都主憂

臣辱顛倒廟謨奮由布衣親上方略欽宗忠之賜劒予
槖徒手一呼得數萬人欲奉兩宫決圍南廵謀不及用
出狩于北奉璽勸進求使絶域高皇聖孝五以節行凶
酋虓暴望者震驚惟公忠勇以死自誓視之無如而奪
之氣隨機肆辯出古入今得其要領以副上心事成功
高忌其大用晚遭囚拘疑有隂中欲啖以官死生立分
痛哭怒罵卒殉以身天作風雹地為震裂或者嶶之使
不上徹有子死孝終歸其骸卹典雖頒烈士所哀公之

有行請益兵備機有可乘雖烹何畏分驛之際語不及私死輕鴻毛了無異辭公亦勤止萬里往反全軀之臣尚藥其短迨其執節無不心降鬼必厲賊公乎不亡孫有祖風捐軀將命屢探虎穴和議以定帥淮尹京得請于朝隆名世祠寵數孔昭我作銘文會稡衆説萬世臣子仰止忠烈

寳謨閣待制贈通議大夫陳公神道碑

嘉泰三年集英殿修撰陳公告老于朝天子歎曰此吾

舊學且書命之臣也除寶謨閣待制遺奏聞贈四官録其後所以飾其終者如故典門弟子哭之失聲里人聚而相弔四方士夫聞之無不盡傷者蓋非他人云亡之比也公諱傅良字君舉其先自閩徙温州瑞安縣帆遊鄉湗村里至公八世矣曾祖靖祖邦父彬皆不仕父以公貴累贈朝請大夫妣徐氏贈令人朝請遂于易教授鄉里以篤行稱公天分高勝其于學問心悟神解而若志自勉精力亦絶人隆師親友有不可解于心者輿化

劉復之朔以南省第一人來為司戶叅軍攝教官得公程文以為絶出公之年甚少也而名已高開門受徒于仙巖僧舍士子莫不歸敬薛寺正士龍見公問所安公曰毋不敬士龍曰叱叅倚如何公釋然增進歸心薛氏後又相從于滈上讀書一日千里其為薛氏祭文云我昔自喜壁立倚天見凡梅潭忽若墜淵梅潭即仙巖也伊洛之學東南之士自龜山楊公時建安游公酢之外惟永嘉許公景衡周公行已數公親見伊川先生得其

傳以歸中興以來言理性之學者宗永嘉惟薛氏後出加以攷訂千載自井田王制司馬法八陣圖之屬該通委曲真可施之實用凡今名士得其說者小之則擅場屋之名大可以行于臨民治軍之際公游從最久造詣最深以之研精經史貫穿百氏以斯文為巳任綜理當世之務攷覈舊聞于治道可以興滯補敝復古至道條畫本末粲如也本朝名公鉅卿不可縷數自韋布而名動宇内者不過數人公自為舉子業其所論著如六經

論等文所在流播幾于家有其書蜀中文學最盛讀之者無不動色文體為公一變至傳入夷貊視前賢為尤盛乾道六年始入太學士無賢不肖斂衽下風八年公之高弟蔡公幼學為省元公次之徐公誼又次之薛公叔似鮑君瀟劉君春胡君時等皆鄉郡人非公之友則其徒也尤為一時盛事既登甲科朝野想望風采授泰州教授以歸叅政龔公茂良帥江西以書幣招之願與定交公曰此古人羔雁之禮不行于世有年矣善辭之

未赴會太學録闕求之者衆龔公實行宰相事奏孝宗曰待次不改闕初官不堂除陛下良法也太學録一闕而睥睨者衆臣欲擇取名儒為士林所推者越拘攣而用之則人自服矣上問為誰以公對上曰是朕所素知者除命一下果無異辭就職幾月車駕幸學改承奉郎龔公既罷政亦寖有相嫉者添差通判福州帥相梁公克家得公喜甚以政委之公悉心裨贊不事形跡卒以專擅論罷時淳熙七年也尋主管台州崇道觀起知桂

陽軍閒居八年始赴郡提舉荆湖南路常平茶鹽事就遷轉運判官改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在桂陽蠲除宿負罷弛斜科倉司則補糴諸郡米至十萬斛漕司亦蠲錢數萬緡力講荒政所及者廣進登極銀三千兩屬方救荒力不能辦申請減額損三之二實惠遂及一方以服勤使事嘗感寒疾至是以奏事再入脩門鬚鬢如雪丞相留公正一見歎曰幾年陳君舉尚可使外補耶奏留為吏部員外郎初對上曰卿去國幾何時朕欲見卿

久矣知卿學問深醇有所著書進來時上臨朝淵默罕有聖語公敬謝而退以周禮說進擢秘書少監訓詞曰朕日御便朝延見郎吏有郎白首色夷而氣温價者贊其名則汝傅良也朝列傳誦實黄公裳之詞也兼實録院檢討官皇子嘉王府妙選官寮以公兼贊讀未幾除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期年始遷起居郎紹熙末年龍樓問寢不以時自大臣而下更進讜言從班多連名騰奏或同班叩請公自以受不世之遇必欲身任其責

請對直前幾無虛月剴切痛憤指陳利害無所不用其至葢嘗贊嘉邸為中宮言之又嘗奏疏謂臣等在王邸于古今父子君臣之際人之大倫天地之正義以開導賢王而會慶闕上觴之禮長至虧稱賀之儀區區口耳之感必不能勝躬行之化紙上之習必不如家傳之法令既上失三宮之歡則臣等講讀皆為空言矣其餘骨鯁之言有敵已以下所不能堪者上終不加譴而言亦不用一日奏云陛下屢許臣以出又令傳旨于廟堂而

復不然臣貪戀厚恩未忍決去容臣遂思補過更圖入奏若不垂聽則有致為臣而去耳又從而草奏曲盡事節犯顔極論度上意不回遂上挂冠之奏上雖不受玉音賜可公即申省乞致仕宰輔留之不可既行授秘閣修撰嘉王府贊讀皇上御極以中書舍人召還兼侍講兼直學士院實録院同修撰謂可行素藴矣而言者指其學術不正罷為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慶元二年復劾其在太上朝奏對狂率降三官罷祠嘉泰二年叙復

元官再畀祠禄遂除泉州以病力辭除集英殿修撰病革謝事遂有次對之命十一月十有二日終于里第享年六十有七積官至朝議大夫爵永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娶張氏名幼昭字景惠主管禮兵部架閣文字孝愷之女以婦徳著聞先公九年卒子男二人師轍迪功郎安豐軍壽春縣主簿師朴承務郎女七人長適迪功郎監鎮江府凌口酒庫潘子順次適從政郎新福州連江縣丞薛師雍次適迪功郎處州州學教授林子燕

次適迪功郎新福州連江縣尉徐沖次適進士張紹次適進士張疇一尚幼令人葬于前山開禧元年三月庚申二子奉公之喪合焉嗚呼以公之抱負偉傑學博而精觀書別有高識作文自出機杼類非今人所可企及求之古人亦未易多得也受知三朝掌內外制經帷史館不為不遇而名高多忌卒不得究其經世之學為可痛也公行誼著于鄉曲述作擅于當世不待屢書敢摭其論奏之大者列之然後知其非諛墓之詞也公之赴

郡免奏事而去歸覲光宗以舊欲奏之孝宗者陳之葢公憂國之心澤民之具其説不易謂藝祖創業垂統無非可傳之法而深仁厚澤裕我後人則專以愛惜民力為本攷之故牘自建隆至景德四十五年間南征北伐未嘗無事而金銀錢帛糧草雜物七千一百四十八萬計在州縣不會古所謂富藏天下者也諸道上供隨所輸送初無定額留州錢物雖盡曰係省而不盡取大中祥符元年三司始奏立上供税額熙寧用事者始取藝

祖之約束一切紛更之新法既行增上供之額一倍至崇寧遂增數倍此特上供耳其他雜物熈寧則有令項封樁元豐則有無額上供宣和之經制紹興之總制月樁皆至今為額而折帛和買之類不預焉茶引盡歸都茶場鹽鈔盡歸榷貨務秋苗以十之八九為綱運是皆不在州縣于是取之斛面取之折變取之科敷抑配贓罰而民之困極矣方今之患何但夷狄葢天命之永不永在民力之寛不寛豈不甚可畏哉上曰莫急于此但

以處置為難公奏第三劄子乃是處置之説既奏襃美再三其大略曰嗣位之初詔為寛民置局講究而民窮如故葢以裁抑細微或蠲空張之數未有以稱明詔慰民望也國家財力竭于養兵又莫甚于江上之軍故毎欲省賦朝廷以為可則版曹不可版曹可則總領不可總領可則都統司不可以謂之御前軍馬雖朝廷不得知謂之大軍錢糧雖版曹不得預中外勢分職掌不同事權不一施行不專雖欲寛民得乎使都統司之兵與

向者在制置司時無異總領所與向者在轉運司時無異事出一體而後可議寛民力矣轉對又論藝祖治大而不治細以上書人文字令知制誥看詳升降以聞次對章奏下尚書省叅詳人主所自擇不過臺省長官豈不甚易行哉又甞論役法謂免役錢者本以恤民使出錢雇役而逸其力也自罷募户長壯丁而取其錢令隷總制之類于是役者白着而法不得不壞保正長催科是以保甲法亂役法而行之也熙寜自有役法五等簿

是也自有保甲法魚鱗簿是也五等則通縣計之魚鱗以比屋計之保甲但以稽察盜賊與免役初不相闗熙寧七年始以保丁充甲頭催税而耆戶長壯丁之屬以次罷募利其雇錢而封樁之法起矣元豐遂著為令以甲頭同大保長催科元祐匆匆復舊隨即紛更至紹聖二年催科悉用大保長役法轉而為保甲嘉祐以前固無此法至此又非王安石之舊特章厚為之令士夫恥言安石之為人指章厚為罪魁而方世守其變亂之餘

以為成憲萬古設法一安石能改之章厚能力行之此斯民最大之害乃若出于三代之舊而莫敢議有議之者則付之有司不過檢坐見行條法申嚴行下此臣尤所未喻也誠能不以保甲法亂役法雖未足以盡寬民力亦可謂至恩矣進故事以真宗詔兩浙福建荆湖身丁錢並特除放其論尤詳以為減折帛不如身丁切于窮民此皆公平時攷古驗今可舉而行非若泛然美觀之言卒不得見于用若其封還詞頭遇事輒發未易悉

數如請還黃裳給事中則引唐呂元膺絡興程璃以為
比論張子仁之建節則請先處分留正之去留吳挺之
除代而其甚難者莫如陳源與王逵原二者源之貫盈
幸不及誅怨除內侍省押班瑣闥攝事者繳章五上人
皆傳誦大臣力請觸雷霆之怒幾不自全一為書行公
議沸騰黨與凶焰不可嚮邇而公獨當之逵原麗暴恃
有奥援所至兇横其在池陽幾至軍變為總領鄭湜所
發按其偏裨上命樞臣鐫戒方待罪問自副統制陞都

統公又論之源供職自如而詞命不行終不得俸逢原先被宣劄已自書銜而公于二者執奏再三終不奉詔以至乞身而去公去未幾而内禪子仁訖不得節鉞源亦罷去逢原以病廢惟此三事無敢嬰其鋒者公神色不動來則繳奏旁觀者為之寒心而外間罕知之者鑰與公同生于丁巳少我九日自分教東嘉為布衣交義兼師友後雖一同朝蹟而情義日篤一旦同在西掖同攝北門相與如弟昆然至于同寅協恭尤非他人之比

藝祖東嚮宗廟大典集議至再始正百年之禮而臺諫有異論鑰極論之丞相趙公宣旨鑰又執不可公從旁力賛其決而事遂定謝知閤淵以太母之弟有旨請給等依禄格全支公已書行而鑰駮之再命特與書行公上奏先具鑰之駮章且曰樓鑰委是允當始知臣失于點檢不及論奏若更書行臣有三罪一則迎合聖意不敢執奏二則銜改旨揮使有司無所憑守三則恥過遂非無見善則遷之義欲望追寢御筆仍正臣鹵莽之罪

其事遂已嗚呼孰有負重名于時致身至此而服義引慝同濟公議如公者乎汲引人才如恐不及在湖南應詔薦宋文仲吳獵蔣礪楊昭在朝則薦朱熹葉適吳仁傑王明清修中筍知其賢不復以私嫌為忌其他成就延譽使就聲名者不知其幾也博極羣書而于春秋左氏尤究極聖人制作之本意左氏翼經之深旨著春秋後傳左氏章旨二書蓋經止獲麟孔子卒傳止韓魏反而喪之之後殆未有此書也顧見不可得則曰此吾身

後之書近既得之誦讀不已不揣而為之序其門人遂以銘為請鑰欲述公行事或恐有觸忌之嫌自以投閒十有三年已掛衣冠視陰幾何知公為最詳若畏避而没其實豈不負吾亡友會稡未集而病深恐溘先朝露不究此志小愈遂扶憊而畢之公風度高遠動輙過人詩律之精深字畫之遒媚登覽高致吟諷低昂覩之則使人意消王謝韻度尚可想也方主上在宮邸時寮寀以詩為壽惟翊善黄公與公之詩皆有諷諫上為置酒

各親書所上詩謝之公後嘗奏知以御札登諸石而跋其下以其稿示鑰未及刻而公歸訪求此藁不可復得猶記其略云季札觀樂歌頌而曰哀而不愁太史公讀虞書至于君臣相勑維是幾安未嘗不流涕也成王作頌推己懲艾可不謂戰戰恐懼善守善終哉蓋頌者不專于美盛德之形容皆敕戒之義秦斯以來此義殆絶鑰讀之為之感咽嗚呼此又先儒之所未發也銘曰

温居瀛壖儒學之淵間氣所鍾挺生斯賢舒向金玉游

夏淵源羣書博極本末貫穿退然布衣名震八埏晚登
周行帝席為前典刑具存訓詞是專王邸螭陛史館經
筵獨當雷霆力欲回天經世澤民齋志終焉天之生才
夫豈偶然儲神毓秀其必有年宦匪不達受才則全道
之不行賴有遺編後有百載復見儒先哀哉止齋見此
銘鐫

攻媿集卷九十五